



中吳紀聞卷第二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紀

姚氏三瑞堂

閭門之西有姚氏園亭頗足雅致姚名淳家世業儒東坡先生往來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稱所居有三瑞堂東坡嘗爲賦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工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鰥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

更往求無價手東坡未作此詩姚以千文遺之東坡答簡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固卻而不受此詩既作之後姚復致香爲惠東坡於虎丘通老簡尾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卻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它相識所惠皆不畱故也切爲多致此懇子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讀至此則歎美東坡之清德誠不可及也

丁氏賢惠錄

丁氏賢惠錄安定先生文蘇子美書丁氏乃晉公之女弟陳君子之母也封長安縣君賢行甚著晉公鍾愛其甥欲官之丁氏固辭俾其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已而同其弟維登進士科觀此足以知夫人之賢矣

里人張紳世與陳舊其婦媿而沒夫人保其嬰歸付乳媪親加拊視能言而還之相兄既南謫家日淪困有妹孫女幼孤夫人訓育篤於己生及歸馮氏子婦式閑淑甚宜家其家時工部黃郎中宗旦守蘇聞而謂人曰茲事可書于史

張文定公知崑山

張文定公方平景祐中宰崑山時蔣堂侍郎爲郡守得公著芻蕘論三十篇上之因舉爲賢良公知崑山時吳越歸國未甚久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遠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公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悉收其餘以貧民自是無訟

傳燈錄

永安禪院僧道元纂佛祖訖近世名僧禪語爲傳燈錄三十卷以獻祥符中詔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李維太

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

曾大父

曾大父諱宗元字會之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于虎邱寺晝夜不絕舉進士爲鄉里首選繼登天聖五年第主杭州仁和簿時范文正公爲帥改容禮之曰公器業清修他日必爲令器慎勿因人以進曾大父敬服其訓高祖旣抱疾因乞便親移吳縣簿後以居憂服闋調建安尉藹有稱聲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見改大理寺丞知句容縣發摘奸伏政如神明葉道卿內翰時開府金陵甚

學海類編 卷二
遊覽
爲之前席楊紘持使節行部號爲深酷吏望風投劾而
去紘過境上獨不入縣或問其故紘曰龔君治民所至
有聲吾徒往爲擾耳其見重如此自登朝未嘗游公卿
之門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論美之嘗通判衢越二州終
都官員外郎葬南峰山有文集十卷號武邱居士遺藁
子程孫况俱擢第曾大父善作詩嘗有六月吟云曦輪
獵野枯杉松火禁泰華雲如峰天地爐中赤煙起江湖
煦沫烹魚龍生猛渴獸脣焦斷峻翮無聲落晴漢飢民
逃生不逃熱血迸背皮流若汗玉宇清宮徹羅綺渴嚼

冰壺森貝齒炎風隔斷眞珠簾池口金龍吐寒水象牀
珍簟凝流波瓊樓待月微酣歌王孫晝夜縱娛樂不知
苦熱還如何夜宴詩云兔魄侵階夜三刻蜀錦堆香花
院窄風動簾旌玳瑁寒露垂蟲網珍珠白美人正席羅
絃管綺幄雲屏爐麝暖只恐金壺漏水空不怕鸞觴琥
珀滿勸君莫負秉燭游曾見古人傷晝短贈處士林逋
詩云高蹈遺塵蛻含華傲素園璜溪頻下釣蕙帳不驚
猿養浩時清肅忘機只寓言幾回牛蝶翅明月在西軒
送陳君子之四明詩云短亭祖帳接平川柳拂回波繫

學海類編 遊覽
畫船漸向落暉分繡袖忍聽離曲怨鷓絃雲連稽嶺應
懷古路近花源好訪仙那更憑高望天際江堤煙重草
絲絲搗砧詞云星游耿耿寒煙浮白龍銜月臨霜樓誰
家砧弄細腰杵一聲搗破江城秋雙桐老翠墮金井高
低冷逐西風緊靜如秋籟暗穿雲天半驚鴻斷斜影哀
音散落愁人耳何處離情充喚起長信宮中葉滿階洞
庭湖上波平水萬里征夫眠未成搖風搗月何丁丁楚
關秦嶺有歸客一枕夜長無限情曾大父嘗以所業投
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溫厚和平而不乏正氣似其爲

人也世以爲確論云

婁侯

崑山乃古之婁縣今縣之東北三里有一聚落尙以婁
縣爲名或云在漢爲繆後避錢王諱改今名予攷三國
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舊矣漢書云
改於王莽時

滕章敏公

滕元發名甫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九歲能
賦詩敏捷過人范文正之父爲諸舅見而奇之教以爲

文文正爲鄉郡而安定胡先生居於郡學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常爲首舉進士試於廷宋景文公奇其文擢爲第三以聲韻不中程黜之其後八年復中第三通判湖州時孫威敏公沔守錢塘一見曰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王絢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以爲欺天陷人矣知開封府還御史中丞抗論得失爲多出知秦州河朔地震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還復知開封

府除翰林學士出知鄆州移定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至定虜人畏服上喜令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又上疏論新法徙青州畱守南都知蒲鄧二州坐累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旣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以言者復貶筠州已而爲湖州哲宗卽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歲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全活五萬人徙真定河東除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

學海類編 卷之六 遊覽
葬陽山公屢領帥權條畫皆有方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朝廷雖知公之深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必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辜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

滄浪亭

滄浪亭在郡學之東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之池館其後蘇子美得之爲錢不過四萬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是也子家舊與章莊敏俱有其半今盡爲韓王所得矣

范文正公復姓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

鄭宣徽

鄭戩字天休居皋橋天聖初登進士第嘗知開封府發謫奸伏都下肅然遷三司使知樞密院俄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移鎮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晨

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誦者數四謂左右曰哉
氣質英豪朕欲用爲宰相故屢試于外也慶歷三年代
范文正爲四路都招討元昊畏其威再知長安蕃酋部
將遮道臥轍不得行六年移并州尋拜宣徽使奉國軍
節度使未幾薨贈太尉諡文肅葬橫山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舊址所謂
臨頓里者是也公諱稽言字正思兵部侍郎則之姪少
學古文於宋景文又嘗獻時議於范文正晚從安定先

生之學皆蒙愛獎後以特奏名拜官調晉陵尉歷主郢
縣簿山陰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乃乞致仕陞朝之後
仍賜緋衣銀魚公既告老卽所居蔬圃鑿池種五柳以
名其堂慕淵明之爲人賦詩者甚眾公自中年清修寡
欲延納後進談論不少休日入後不飲食率以爲常或
與客夜坐久不過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而終江諫
議公望爲志其墓子

中隱堂三老

曾大父自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謝事家居

所居在大酒巷取

白樂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畱
司閒之詩建中隱堂與尚書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
允陳之奇相與從游日爲文酒之樂至於窮夜而忘其
歸二公皆耆德碩儒致政於家吳人謂之三老

林氏儒學之盛

林氏本福清人徙居吳門有諱槩者嘗爲省試第一登
載國史儒學傳其子曰希旦邵顏相繼俱登科級希爲
樞密諡文節旦爲殿中侍御史邵爲顯謨閣直學士諡
文肅顏爲光祿卿希之子虞中詞科旦之子慮亦登第

邵之子攄賜出身爲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推林
氏云

國一禪師

國一禪師乃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捨俗爲僧受業於景
德寺法名道欽因游歷叢林遇有一道者語之云乘流
而行遇徑而止既至雙徑遂借龍潭築菴其上卽開山
之祖也事載塔銘云今薦嚴寺之西有以羅漢名橋者
蓋指國一云

葉少列

葉參字少列嘗守此郡既謝事因居焉其子清臣登禁
 從少列猶及見之范文正公嘗贈之詩云退也天之道
 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閒身湖外扁舟遠門
 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特貧見子登西掖攜孫
 過北鄰白雲高閣曙綠水後池春尊酒呼前輩爐香叩
 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其居第在天慶之東中
 有七檜堂內翰道卿嘗持本路漕節侍養道卿之子公
 乘又嘗守鄉郡搢紳榮之

善卷寺丞乃內翰之孫長於
 詩與祠部叔父唱和甚多其
 姪主簿公娶叔
 祖四朝議之女

二游詩

吳之士有恩王府參軍徐修短者守世書萬卷酣飲於
 其閒至日晏忘飲食又有前涇縣尉任晦其居有深林
 曲沼危亭幽砌皮日休嘗游二君宅每為浹旬之款篇
 章畱贈不一號二游詩

安定先生

胡翼之本海陵人學者尊其道皆稱為安定先生景祐
 中范文正公薦先生白衣對崇政殿贈祕書省校書郎
 文正上疏請建郡學首以先生為吳興學官繼移此邦

先生居學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裳終日延見諸生以嚴師弟之禮解經有至要義懇懇爲諸生論其所以治己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剗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崇尚行實自後登科爲大儒者累世不絕如滕章敏范忠宣錢內翰淳老皆從先生之學者也至今學宮畫像而祠之

蘇子美飲酒

子美豪放飲酒無筭在婦翁杜正獻家每夕觀書以一斗爲率正獻深以爲疑使子弟密察之間讀漢書張子房傳至良與客俱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案曰惜乎擊之下中途滿引一大勺又讀至良曰始自起下邳與上會於畱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勺正獻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誠不爲多也

張伯玉郎中

張伯玉字公達嘗爲郡從事剛介有守文藝甚高范文正公深愛之嘗舉以應制科舉詞云張某天賦才敏學窮闡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蘊自冲清節

自處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應詔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選伯玉在蘇日述作竝見蓬萊集

上方詩

唐孟郊因其爲崑山尉常至山中題詩於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古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場其後張祐嘗來游亦有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煙竹裏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倅被旨來相水事到

邑已深夜艤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閱寺中之詩一夕和竟二公之詩詰旦卽回棹其詩云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霜翰飢更清風蘄遠亦香埽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迮冠蓋塲峰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此四詩爲山中之絕唱

陳龍圖使高麗

陳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進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詔舉館閣才行之士子雍與劉紋李常甯李清臣輩首被

選擢熙甯元豐閒高麗屢航海修貢朝廷以爲恭選使
往諭之初命林希子中力辭更命睦睦卽日就道神宗
大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行陳睦親在乃不憚
于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特賜黃
金帶受命七日而行涉海逾月出入驚濤中遂抵其國
使還乃真拜所假官職且令服所賜金帶又賜金盞於
令式外以爲寵俄直龍圖閣知潭州卒墓在南峰山二
子彥文經仲嘗躋法從彥武緯叔爲提舉官

初林希樞密買卜于京師孟診爲作卦影畫紫袍金
帶人對大水而哭林以高麗之役涉瀚海故力辭之
後出知池州繼遭喪禍其驗不在彼而在此始知禍
福不可避也

朱樂圃先生

朱長文字伯原未冠擢進士第英聲振于士林元祐初
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祕書省正字樞密院編修官後以
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圃坊地有
高岡清池喬松壽檜先生以志不得達棲隱于中潛心
古道篤意著述人莫敢稱其姓氏但曰樂圃先生樂圃

在錢氏時號金谷方子通嘗有詩云吳門此圃號金谷
主人瀟灑能文章子通又嘗著樂圃十詠一曰樂圃二
曰邃經堂三曰琴臺四曰墨池五曰魚溪六曰詠齋七
曰灌園亭八曰見山岡九曰峨冠石十曰冽泉井常公
安民常造先生隱居愛其趣識志尙灑然有異於人而
惜其遺逸沈晦因觀所著續圖經遂作序以紀之

海湧山

虎邱舊名海湧山蓋閭王既葬之後金精之氣化爲虎
踞其墳故號虎邱山椒有二伽藍列爲東西白樂天有
東武邱西武邱詩顏魯公亦云不到東西寺於今五十
春今之西菴所謂武邱也虎邱避唐諱改曰武

盧通議

盧革字仲華本德清人少奇穎舉神童年十六擢進士
乙科慶歷閒知龔州時蠻人入寇桂管公經畫軍須以
應辦聞歷婺泉二州除廣南提點刑獄福建湖南兩轉
運使力請郡以自效神宗嘉之顧執政曰盧革恬退如
此可與一佳郡遂除宣州未幾告老遷光祿卿致仕以
子貴進祕書監太子賓客官制行改大中大夫哲宗踐

學海類編 卷二
昨遷通議大夫退居于吳十五年年八十二卒子秉今
盧提刑橋卽公所居之地也先殿院旣以散秩養痾日
與賓客酌酒賦詩自娛公誠愨莊重有前輩之風先殿
院雅好其爲人朝夕與之談論公性不甚飲每勸之酒
至三分則起而拱手曰已三分矣至五分則曰已五分
矣其他率以是應之旣去先殿院審執事者皆曰客之
言毫髮不妄由是益器重之

閬門樓詩

閬門舊有樓三閒予猶及見之陸機吳趨行云閬門何

峨峨飛閣跨通波重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蘇子美詩
云年華冉冉催人老雲物瀟瀟又變秋家在鳳凰城下
住江山何事苦相畱更建炎兵火不復存矣

章守子用阜蓋

元豐中章岷之弟朝議爲郡守剛介不可屈人目之曰
章硬頸其子出入用阜絹蓋肩輿不過二人

隨緣居士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中進士乙科爲雍丘縣主簿元符
末詔許中外言事時昭慈旣復位號典冊有未盡正者

因上書引古義力爭之崇甯初黨論起名入黨籍羈置
登州會赦還鄉里遂休官號隨緣居士欽廟嘗書隨緣
二字賜之藏宸翰于家著隨緣居士記書之于壁建炎
中追錄黨人除直祕閣公無疾端坐而逝葬光福山自
題其墓曰隨緣居士之塔云
石點頭

今虎邱千人坐旁有石點頭十道四蕃志云生公異僧
竺道生也講經于此無信之者乃聚石爲徒與談至理
石皆爲點頭

軌革卦影

韓中孚字應天將游上庠聞市肆有精軌革術者應天
筮之畫一金章紫綬人有賁色瓶在其旁復有一人處
圓圈中術士謂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闕中途必爲貴人
所留應天未之信行次南徐適朱行中龍圖爲郡守與
之厚善聞其來倒屣迎之延于郡圃朱平生愛一賁色
酒壺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菴其狀甚圓應天寢於其
閒與卦影所畫無一不驗以此知不惟飲啄前定雖受
用之物寢處之地亦非偶然者

賁色一作祕色

夢石天王像

學海類編
後唐時慧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鍾師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尚龕置壁閒形製極古故前輩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岡常熟破山恩高僧嘗學于紹明見本朝僧史

改正洪範

余燾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之下謂之九疇皆有衍文惟四五紀無之至于八庶徵之後既言肅時雨若止蒙恆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已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

范文正四子

文正四子純佑字天成純仁字堯夫純禮字彝叟純粹字德孺長子少有大志惜乎享壽不遐終軍器簿堯夫位丞叟相彝爲右丞德孺亦躋法從平時文正喜收接名士如孫明復胡安定之徒皆出其門朝夕與其子弟

講論道德故賢行成于所習云

林酒仙

國初時長洲縣東禪寺有僧曰遇賢姓林氏以其飲酒無筭且多靈異故鄉人謂之林酒仙口中可容兩拳嘗醉于酒家每出羣聚而觀之者不絕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相似好賦詩雖多俗語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向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閒增道氣

忍事敵災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若此之類皆名言也真身塑寺中

章岷

章岷字伯鎮嘗爲平江軍推官文聲甚著與曾大父同登天聖五年第情好極密高祖殿院墓銘乃其所作也范文正公有和章岷從事鬪茶歌及同登承天寺竹閣詩

鮓魚

鮓廣韻吾回切魚名似鮓集韻吾回切魚名似鮓集魚出吳中其狀似鮓隋大

學海類編 卷二
業中吳郡嘗獻海鮓魚乾膾四缶遂以分賜達官皮日
休詩云因逢二老如相問正滯江南爲鮓魚

徐都官九老會

徐祐字受天擢進士第爲吏以清白著聲慶歷中屏居
於吳日涉園廬以自適時葉公參亦退老于家同爲九
老會宴元獻杜正獻皆寓詩以高其趣晏之首題云買
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朋儔杜之辛章云如何九
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與會者纔五人故杜詩
及之享年七十有五終都官員外郎

子仲謀屢把麾持
節女適樞密直學

士施
昌言

中吳紀聞卷第三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紀

葉道卿

葉清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聖二年劉筠知貢舉得公所對策奇之擢爲第二國朝以來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寶元中爲兩浙轉運使康定初知制誥慶歷初出知江甯府召入爲翰林學士俄丁父憂有詔起復爲邊帥力辭不行免喪知邠州改知澶州又改青州永興軍皇祐初復召入爲三司使帝嘗訪以禦邊之策公對曰陛

下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虜頻年爲患詔問輔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入而不能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莫如鄭戩方面人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于帥能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眾蔣偕沈毅有術略張充侖儻有胆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上用其言皆見信任未幾出守河陽卒公識度奇拔議論出人意表其立朝也數以忠言鯁論啓沃上心而媚忌者眾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嘗爲文祭之云濬學偉文發于妙齡天然清流不雜渭涇又云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諧弗而去能不曰命數語盡之矣

觀風樓

子城之西舊建樓其上名觀風范文正公作守時嘗賦詩云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烟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是詩情在唐但謂之西樓白樂天有西樓命宴詩後改爲觀風今復名西樓矣

三高亭

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龜蒙各有畫像在吳江鱸鄉亭旁東坡先生嘗有吳江三賢畫像詩後易其名曰三高且更爲塑像臞菴主人王文孺獻

其地雪灘因遷之今在長橋之北與垂虹亭相望石湖居士爲之記

程光祿

程師孟字公闢所居在南園之側號畫錦坊自高祖思爲錢氏營田使因徙姑蘇擢景祐元年進士第知吉水錢塘二縣皆有政聲後通判桂州慶歷中詔近侍二十人各舉所知于是柳植施昌言薦公可任除知南康軍又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飢公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卽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公曰本

學海類編 卷三
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飢民四十餘萬擢
提點河東路刑獄尙嵐等郡無常平粟邊民飢或竄蕃
境公得請出祠部牒募民納粟置廩以備荒歲汾晉之
旁山谷之水可以灌田公爲醜渠續通泉源所溉者無
慮萬頃召拜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知洪州興利除害
一方甚賴之英宗卽位召判三司都磨勘司委公商度
河北四榷場利害公請減物直償闕欠以來北賈使還
除利州路轉運使江南西路轉運使始江西茶禁旣通
賦民納茶租謂之白紐錢民甚患之公奏令鬻茶者計

斤輸秤頭錢代其數以寬民力至熙甯中以公之請頒
下諸路俄傳交趾爲寇遂以公直昭文館知福州一新
學宮禮先生賢士以厚教育之意鐵錢亂幣公爲罷之
餽疾救荒蘇息以萬計閩中父老有云自國朝守吾郡
者謝諫議泌以惠愛著蔡端明襄以威名顯兼之者惟
公而已移知廣州廣控蠻粵而無蕃垣扞禦之備公至
特作西城廣逾十二里由是廣人有自安之計大修學
校日引諸生講解負笈而來者相踵諸蕃子弟皆願入
學秩滿除右諫議大夫再任公治廣六年威愛並行上

學海類編 卷三 四 逸賢
遣中使撫問召判三班院遷給事中充集賢殿修撰判
都水監改判將作監出知越州公至越寬猛適中而事
自治民皆愛之又逾于洪福廣也官制行換太中大夫
青社闕帥以通議大夫充京東安撫使暮年政成上疏
告老遷正議大夫致仕哲宗卽位授光祿大夫卒年七
十八葬橫山公強敏精察出于天性凡臨治五大鎮斷
正滯訟辨活疑罪蓋不可勝計所至之地囹圄空虛道
不拾遺旣去民爲立祠刊石頌德樂圃先生少許可至
言公政事則曰雖韋丹治豫章孔戣帥嶺南常袞化石

閩無以加也故天下以爲才臣吏師有詩集二十卷奏
議十五卷

丁晉公飯僧疏

丁晉公南遷日夢南嶽懶瓚禪師遂捨白金一笏飯僧
于潭州自製齋疏云右伏以佛垂徧智道育羣情凡欲
拯于傾危必豫形于景貺某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
丹陛宣恩忝先皇之優渥補仲山之袞雖曲盡于寸心
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眾口嘗于安寢忽夢清容妙訓
泠泠俾塵心而早悟真儀隱隱恨凡目以何知蓋以智

未周身事乖遠慮既禍臨而不測誠災及以非常出向
西京感聖恩而寬宥竄于南裔當罔憲以甘心咎實自
貽孽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萬里以何歸既爲負國
之臣永廢經邦之術程游湘土道假堊山正當煩惱之
身忽接清閒之眾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真饒鼎食之榮
豈若孟羹之美持形歸命恭發精誠捐施白金充羞淨
供仰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
惟願天回南睠澤賜下臨免致邊夷白日便同于鬼趣
賜歸中夏黃泉亦感于君恩虔罄丹誠永繫法力卑情

不任激切之至

補仲山之袞雖曲盡于寸心今多作巧
心後人見晉公以智巧敗又改之惟其
曲盡于巧心是以難調于眾口
不知以巧對眾未如寸字爲切

蔡君謨題壁

張子野宰吳江因如歸舊亭撤而新之蔡君謨題壁閒
云蘇州吳江之瀕有亭曰如歸者隘壞不可居康定元
年冬十月知縣事祕書丞張先治而大之以稱其名之
謂既成記工作之始以示于後

郊正夫

郊亶字正夫太倉人起于農家自幼知讀書識度不類

學海類編 卷三
凡子年甫冠登嘉祐二年進士第崑山自國朝以來無
登第者正夫獨破天荒後往金陵遣其子僑就學于王
荆公嘗有贊見詩云十里松陰蔣子山暮烟收盡梵宮
寬夜深更向紫微宿坐久始知凡骨寒一派石泉流沆
瀣滿庭霜竹顛琅玕大鵬汎有搏風便還許鷓鷯附羽
翰荆公一見奇之今集中有謝郊直祕校見訪于鍾山
詩云設有聲名只自慙煩君跋馬過茅簷已知原憲貧
非病更許莊周智養恬世事何時逢坦蕩人情隨分就
猜嫌誰能胸臆無塵滓使我相從久未厭自此聲價頗

重熙宵中爲司農寺丞上書言水利朝廷以其功大役
重頗難之正夫條水之利害著成一書今刊行于世未
幾復司農寺丞除江東運判元祐初入爲太府寺丞出
知溫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六葬于太
倉孫升卿登第守徽常二州

公初授睦州團練推官知杭州於潛縣未赴以水利
役法鹽銅酒五利獻諸朝丞相王文公安石奇之除
司農寺丞旋出提舉兩浙水利議者以其說非便遂
罷免已而歸治所居之西積水田曰大泗灑者如所

獻之說爲圩岸溝洫井舍塲圃俱用井田之遺制于是歲入甚厚卽圖其狀以獻且以明前日之法非苟然者復召爲司農寺主簿稍遷丞預修司農寺敕式頗號完密除江東路轉運判官

陳君子父殿丞

殿中丞陳質德行著于鄉里其死也范文正公挽之云賢者逝如此皇天豈易知眾人皆墮淚君子獨安碑幾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公有二子曰郢曰之奇皆爲吳中高士

鬱林石

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謝希深

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甲科楊文公薦其才召試館職充祕閣校理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歐陽文忠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于制誥尤得其體常楊元白不足

多也寶元初鄧州卒年四十有五公自少而仕凡五十年閒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溫皆爲時名儒

范文正公還鄉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鄉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爲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旣至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皆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又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

以濟養羣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之其計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聚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者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娶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入百斛以其所入給其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公雖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

清遠道士詩

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邱寺詩云我本長殷周遭羅歷秦漢四瀆與五岳名山盡幽竄及此寰區中始有近

學海類編
卷三
九
遊覽
峰翫近峰何鬱鬱平湖渺瀰漫吟挽川之陰步上山之
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零亂白雲蒼欲歸青松忽消半
客去川島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日崖幽曉非旦聞
子盛游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一言常累歎勿謂
予鬼神忻君共幽讚清遠道士竟不知其爲何人以鬼
神自謂亦怪之甚者顏魯公李德裕皮日休陸龜蒙皆
有和篇沈恭子亦莫詳其因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必
神怪之儔也

幽獨君詩

唐時虎邱石壁隱出幽獨君詩二首其一云幽明雖異
路平昔黍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有孤墳其二云高松
多悲風瀟瀟清且哀南山接幽壟幽壟空崔巍白日徒
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念所
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其辭甚奇愴
後人又有賦答幽獨君一詩不知誰氏所作

本禪師

宗本圓照禪師乃福昌一飯頭

福昌承天寺子院

懵無所知每

飯熟必禮數十拜然後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恣口之

所言皆經中語自此見道甚明後往靈巖近山之人遇夜則面其寢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于前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眾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其它率以是勸人仁宗嘗召至京師賜金襴衣加圓照師號後復歸本山

舊傳大本至京師有一貴戚欲試之因以猾倡薦寢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倡爲般若光所爍通夕不寐翊旦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見古佛

吳王拜郊臺

吳王拜郊臺在橫山之上今遺跡尙存春秋時王政不綱以諸侯而爲郊天之舉僭禮亦甚矣

范貫之

范師道字貫之文正公之姪登天聖八年甲科嘗知廣德縣有治狀孫甫之翰薦之通判許州至和元年吳育春卿薦公召拜侍御史公之少也有經天下之志其長也遇事未嘗屈及爲上耳目早夜思所以稱職者始見上願擇賢相以久其任旣而論奏二府與近侍不法事

學海類編
上多用其言俄出知常州御史府極言其不平宰相亦以是罷去而公之名迹愈聞天下移廣東路轉運使又移兩浙未幾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嘉祐四年百官上尊號公獨諫以謂無益於治體而有損聖主謙尊之德至言諸閣女御例遷因災異以明天意上皆深然之兼遷侍御史知雜事會大臣居機宥者無遠謀繼而進者不復協時論公論列甚切上雖納其奏然用是出知福州召爲三司鹽鐵副使嘉祐八年以疾請郡除戶部郎中直龍圖閣下車未久卒年五十有九公出入臺諫凡

九載朝廷之事聞無不言言必欲行如擇宗室以備問安之職請士大夫終葬始得從仕限民田以均民產抑貪墨以清守令止內降以杜漸立私廟以廣孝擇知典故近臣以任太常禮樂之官減色役以恤民力之困皆天下之急務而眾所願行者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嘗爲唐史著君臣治忽之迹命藏祕閣有詔褒美子在京世亮皆舉進士第所居在承天寺前號豸冠坊葬天平山趙清獻公志其墓

南翔寺

崑山縣臨江鄉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徑丈餘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人皆以爲異有僧號齊法師者謂此地可立伽藍卽鳩財募眾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鶴之飛或自東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他皆隨方而應無一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號泣甚切忽于石上得一詩曰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畱真跡在名基可伶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鶴

張敏叔

張景脩字敏叔人物瀟灑文章雅純登治平四年進士第雖兩爲憲漕五領郡符其家極貧囊儻市屋以居嘗有絕句云茅簷月有千金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觀其詩大抵多清淡嘗題集清軒詩云洗竹放教風自在傍溪看得月分明又多好用俗語如得五品服詩云白快近來逢素鬢赤窮今日得朱袍又謝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風藥且免淋漓似水鷄蓋以文滑稽也舊嘗作古風送朱天錫童子云黃金滿籩富有餘一經教子金不如君家有兒不肯

娛口誦七經隨卷舒渥注從來產龍駒鸞鷲乃是真鳳
 雛一朝過我父子俱自稱窮苦世為儒雪窗夜映孫康
 書春隴晝荷兒寬鋤翻然西入天子都出門慷慨曳長
 裾神童之科今有無談經射策皆壯夫古來取士凡數
 塗但願一一令吹竽甘羅相秦理不誣世人看取掌中
 珠折腰未便賦歸歟待君釋褐還鄉閭初景脩為汝州
 梁令作此詩天錫既到闕忘取本州公據為禮部所卻
 因擊登聞鼓繳景脩詩為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
 以語宰相王珪而恨四方有遺材即令召對珪言不欲

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然後擢用之遂
 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罷官而神宗已升遐矣景脩歷
 事三朝每登對上必問聞卿作朱童子詩試為舉似由
 此詩名益著終祠部郎中年七十餘卒平生所作詩幾
 千篇號張祠部集子漢之漢之嘗宰崑山頗緩于索租邑人戲云渠家自來無此故
 不與人索也敏叔有花客詩十二章 梁縣屬汝州

崑山夫子

唐制郡邑皆得置夫子廟自黃巢之亂存者無幾崑山
 之廟更五代五六十年不建自本朝太平興國二年錢

學海類編
氏納工請吏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至雍熙初徵事郎邊
佐首爲崑山宰因其遺址立夫子廟門闕甚麗狀十哲
像于其旁王元之爲作記景祐初范文正請立郡庠于
是縣亦有學矣

孫子和

孫冲字子和登熙甯六年進士第少負才名爲荆公之
客嘗著鄉黨傳說二論荆公甚奇之後宰和之舍山號
爲循吏律已甚正一毫無妄取秩滿率家人解其歸裝
老獲有蓄一砧者子和視之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

其它大率類此鶚章交上改宣德郎未幾卒于京師年
三十有五無子以族姪峻爲嗣峻嘗倅江州終朝請大
夫

子和妻子之姑氏又與叔祖朝議爲同年叔祖嘗以
詩挽之云結髮欣同籍聯姻喜素風期君千里逸耀
我一枝窮新命拖紳後殘編旅笥中空餘循吏傳紀
次在元豐

張翰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罔不樂居其官一日在京師見

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國初王贄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闊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贄之意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遠去實非爲鱸也東坡三賢詩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著矣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唐咸通十年爲郡從事居官纔一月陸

魯望以所業見之自此交從甚密更唱和無慮數百篇總目之曰松陵集松陵吳江別名也日休自有著述號鹿門子書

橋名

城中有橋梁三百六十所每橋刻名于旁者始于郡守韓子文度支兵火後閒有缺者

福昌長老正橋頗具眼禪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問話者云蘇州三百六十座橋那座是正橋答云度驢度馬

學海類編
賀方回

賀鑄字方回本山陰人徙姑蘇之醋坊橋方回嘗游定力寺訪僧不遇因題一絕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猶疑掛樹猿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王荆公極愛之自此聲價愈重有小築在盤門之南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閒嘗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筵誰與度月橋仙館綺窗朱戶唯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衡皋暮綵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後

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腸斷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其爲前輩推重如此初方回爲武弁李邦直爲執政力薦之其略謂切見西頭供奉官賀某老於爲學泛觀古今詞章辯道議論迴出流輩欲望改換合入文資以示聖時育材進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階積官至正郎終于常倅

白公檜

白樂天爲守時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植檜數本于郡圃後人目之爲白公檜以況甘棠焉

癸甲先生

潘勻字叔治登進士第爲吳興郡都掾後絕意祿仕徧游天下佳山水嘗爲雁蕩百詠其末云都爲畫工圖不得一時收拾作詩歸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始終之義也後果以癸日亡甲日殮

方子通

方惟深字子通本蒲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長洲縣因家焉最長于詩嘗過黯淡灘題一絕云深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摻舟若有神自是世閒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

王荆公見之大喜欲收致門下蓋荆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詩適有契于心故爲其所喜也後子通以詩集呈荆公侑以詩云年來身計欲何爲跌宕無成一軸詩懶把行藏問詹尹願將生死遇秦醫丹青效虎畱心拙斤匠良工入手遲此日知音堪屬意枯桐正在半焦時凡有所作荆公讀之必稱善謂深得唐人句法嘗遺以書曰君詩精純警絕雖元白皮陸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門極蒙愛重初無一毫迎合意後以特奏名授興化軍助教隱城東故廬與樂圃先生皆爲一時所

高每部使者及守帥下軍必卽其廬而見之前後上章
論薦者甚眾子通竟無祿仕意其于生死禍福之理莫
不超達嘗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于壁
閒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
榻眠一枕春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
年宅來往何必見主人自是亭中客其灑落類如
此仲殊一日訪子通有絕句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
相逢小榭東依舊清涼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
其清高矣年八十三而卒有詩集行于世無子一女適

樂圃先生之子發

破山詩

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
空人心題常熟破山也舊傳有四高僧講經山中一老
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答曰吾非人也龍也因
問本相可得見乎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恐甚亟誦
揭諦呪語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續
圖經所載不同謂白龍與一龍鬪未知孰是

甫里

甫里在長洲縣東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陸龜蒙字魯望躬耕之地散人廟食于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風常誇示于四方以爲榮焉唐書云散人乃唐相陸元方七世孫又自號天隨子著笠澤叢書若干卷

有脚書廚

叔祖諱程字信民剛正自守不惑于禍福嘗憤聖道不明欲排異端之學家不置釋老像祭祀未嘗焚紙錢儒家甚宗之自幼讀書于南峰山先都官墓廬功苦食淡手未嘗釋卷記問精確經傳子史無不通貫鄉人號爲

有脚書廚嘗題一絕于壁閒云月度疏櫺起更慵坐聽澄照五更鐘卻思湖上西興急風送山前萬箇松登熙甯六年進士第歷西安丞桐廬令子况旣登郎省贈左朝議大夫

秦娘

秦娘吳之美婦人也劉禹錫詩云有時妝成好天氣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尙書路傍忽見停車旟

南園詩

南園乃廣陵王舊圃中有流杯旋螺亭亞於滄浪之景

王黃州爲長洲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賦詩云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其園賜之京卽以詩贈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太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黃州之詩不過寓意耳京遽以無功名誚之黃州雖終爲黜臣其名與天地同不朽京居相位二十年又處師垣之尊至今雖三尺之童唾罵不已其賢不肖何如也

朱子奢

朱子奢蘇州人太宗時爲宏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記錄臧否朕欲見之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帝深納之見唐書儒學傳

錢氏納土

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奉表獻漳泉兩郡詔授洪進武甯軍節度使畱京師奉朝請是歲錢忠懿王俶上表獻十三州之地錢氏納土蓋在陳氏之後或說以爲興國二年非也

白馬澗

南峰山北有聚落號白馬澗昔支遁騎白馬而來飲于澗中因以名焉山之顛有石埒然號馬跡石又有一石室號支遁菴乃其修習之地也

禪月大師

萬壽寺有禪月閣禪月者唐僧貫休也生于婺之蘭溪自祝髮爲僧徧參名德又善作詩文有西嶽集行于世性好圖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旣而尙缺其一未能就夢中復有告之曰師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

照水以足之今其畫尙傳旣至吳寓跡萬壽甚久後入蜀死葬於成都平生行業俱載白蓮塔銘

中吳紀聞卷第四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紀

太公辟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辟紂居之孟子所謂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正六十里故謂之海濱楊備郎中嘗作詩紀其事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為人寬厚長者文正嘗使至鄉還至京口見石曼卿數喪未舉盡以麥舟與之蘇黃門稱其為

佛地位中人觀此亦可以見矣元祐初自慶帥召爲給事中遂執政柄未幾拜右僕射凜然有父風烈爲宰相一年出知潁昌府旣而復入相坐元祐黨散官安置元符三年徽宗卽位復欲召爲相尋卽下世遺表有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後御題其墓碑云世濟忠直之碑子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稱

滕章敏公結客詩

滕章敏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鄭獬

毅夫爲忘形友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與毅夫及楊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公約若其言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背鏃猛獸畫旂旄北閣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思賢堂

郡齋後舊有思賢堂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後更名三賢

學海類編
紹興末洪內相景嚴爲郡益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

文正公之像復號爲思賢堂今參政范公作記郡庠亦有三賢

堂繪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祿朱公像于其中

顧學正

顧襄字公甫爲太學上舍生名聲藉甚士流皆推之登

熙甯九年第調潤州丹徒尉召還爲太學正元豐五年

卒于京師時二親猶在鄭達夫太宰與公甫爲同舍生

以詩挽之云可惜病相如誰尋封禪書公病瘍而卒雙親干

里外一葉九秋餘風露翻歸旆塵埃鎖故廬虎邱山下

路會葬有鄉車廣文官舍冷如冰幾歎朝衫脫未能忽

買春田埋玉地猶懸絳帳讀書燈佳名空綴仙都石妙

偈爭傳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誰不涕奔騰

鄭希尹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爲人剛正不詭隨莅官有廉

聲嘗爲大理每有疑獄中夜焚香露拜蘄得其情以故

人無冤死者既而請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餘落職

致仕守鄱陽到官未半歲拂袖而歸先君與公厚善因

問其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

得行其志今日須金幾百兩明日須金幾千兩枯骨頭
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奪也時
朱勔用事勢可炙手士大夫俛節從之者甚多惟公始
終無附意子綱字天和

執爨詩

程光祿自幼穎悟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嫚之曰
汝能狹劣爾豈解爲文章耶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
試爲我吟一燒火詩卽應聲曰吹火櫻脣斂投柴玉腕
斜回看烟裏面卻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畫像

虎邱御書閣下有王黃州畫像東坡過蘇日見之自謂
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因爲之作贊今猶
書其上

雙蓮堂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祿呂大
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備郎中有詩云雙蓮
倒影面波光翠蓋風搖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簷然
驚起兩鴛鴦政和中盛密學季文作守亦產雙蓮范無

外賦木蘭花慢云美蘭堂晝永晏清暑晚迎涼控水檻
風簾千花競擁一朵偏雙銀塘盡傾醉眼訝湘娥倦倚
兩霓裳依約凝情鑑裏竝頭宮面高妝蓮房露臉盈盈
無語處恨何長甫翡翠憐紅鴛鴦妒影俱斷柔腸淒涼
芰荷暮雨褪嬌紅換紫結秋房堪把丹青對寫鳳池歸
去攜將

孫若虛滑稽

孫實字若虛早年英聲藉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
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尙有田單

之火幘頭角上猶聞寧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
生云孳孳爲善雞鳴起先王之道斯爲美四十五十無
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樂圃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父
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爲
寺丞後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
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
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旣至錢唐詰旦欲渡江夢一白衣

學海類編 卷四
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
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之祠中
竊取其旛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旛纏其身環走
殿中因執以問答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逾城至家
矣今不知潛制于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閒
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于奉事夢中告之曰
城將陷矣速爲之避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刼數之
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他神驗不一後加封慧
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元少保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
任金陵幕官尋卽進用屢爲藩郡帥時有傳儂智高餘
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之越州
公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光明
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偶爲危事橫水光明之
甲乃唐時誤傳寇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
在金陵時王荆公之父益爲通守與公厚甚荆公既相
神宗一日欲謹選翰林學士公久在外老于從官荆公

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爾况已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公最長于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語爲之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閣二王固辭後因改封先召公謂之曰可于麻詞中勿令更辭公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復辭未幾參大政元豐中罷政知潁州時以藩邸升爲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云燾土立社是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

按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申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聖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既還鄉與程光祿諸公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娛年七十餘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偏傍皆從系始悟夢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亦尹京兆後三年

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縮相繼爲直院則三人名
皆又從系蓋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沈進退決非偶然者
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紀其事公和云連名適似三
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仲殊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
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工于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
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于世
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豔詞嘗以詩箴之云大

道久凌遲正風還墜隳無人整頽綱目亂空傷悲卓有
出世士蔚爲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
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灑脫無羈縻雲輕三事
袖餅錫天下之詩曲相閒作百紙頃刻爲藻思洪泉瀉
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爲柔曼詞願師持此才奮
起革澆漓驚彼東山嵩圖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
凌丹墀它日僧史上萬世爲著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
氣隨伊子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拂日重光
離老孚之言雖苦口殊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

閒見庭下一婦人投牒立于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一
詞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鞵溼透
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
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閒公事後殊自
經于枇杷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
語厭厭地

如村

胡嶧字仲達五柳之子文與行皆能繼其父與方子通
爲忘年交後以年格推調安遠尉非其志也乃取老杜

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之句自號如村老人治圃築
室遺外聲利自放于閒適而終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
號如村允藁唯室先生及參政周公蔡皆爲作序子伯
能登進士第

鄭毅夫吳江橋詩

鄭獬字毅夫嘗作吳江橋詩寄劉攽叔楙云三百闌干
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蟠螭玉腰闊跨海鯨鯢
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
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劉時爲吳江尉亦有和篇皆

刻之石鄭詩題云寄同年叔楸祕校刻於詩前具位加榜下二字于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張幾道挽詩

張僅字幾道居萬壽寺橋與顧棠叔恩皆爲王荆公門下士荆公修三經義二公與焉幾道登第未幾捐館方子通作挽詩云吳會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旄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雪霜嗟君十載人閒事不及南柯一夢長至今誦其詩者爲之出涕吳人日子通爲方挽詞幾道

官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范文正少養于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業京學同舍有病者親爲調藥以療病亟屬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用此術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畱之未嘗取視後二十餘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

夜航船

夜航船惟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之

學海類編
曲皮日休答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瀋酒三瓶
寄夜航

俗語

吳人呼來爲釐始於陸德明詒我來牟蓋德明吳人也
又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始於吳王一日吳王語孫武
子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方子通詩誤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謁荆公未見有詩云春江渺渺抱牆流烟
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荆

公親書方冊閒因誤載臨川集後人不知此詩乃子通
作也

盧發運

公諱秉擢皇祐元年進士第元豐中爲發運使其父太
中公退老公每歲上計得請歸鄉後帥涇原懇辭歸養
屢賜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大雲翁

林宓字德祖旦之子擢進士第爲常州教授在職六年
學者信服大觀二年大比試決科者四十餘人于是賜

學海類編 二
遊覽
詔曰閱前日賓興之數較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爲最苟
依常格推恩非古人進賢受上賞之意特改宣德郎郡
守因以進賢揭坊名于學之南郡人榮之後除河北路
提舉學士仕滿除開封府左司錄居數月浩然有歸志
優詔如所請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踐州縣舊德在
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塢平生好
古嗜學有大雲集一百卷神宗皇帝聖訓錄一十卷

花客詩

張敏叔嘗以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菊爲香客瑞香爲

佳客丁香爲素客蘭爲幽客蓮爲淨客酴醾爲雅客桂
爲仙客薔薇爲野客茉莉爲遠客芍藥爲近客各賦一
詩吳中至今傳播

中吳

平江本吳國在秦屬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陳爲
吳州隋爲蘇州大業末復爲吳郡唐武德中復爲蘇州
乾甯中錢氏據錢塘蘇湖之南悉其奄有後唐爲中吳
軍節度皇朝興國中置平江軍節度又復爲之蘇州嘗
爲徽宗潛藩遂陞爲府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祖姑教子登科

予之祖姑適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祖姑甚有文讀書通大義賦詩書字皆過人其子援登進士第乃祖姑所親教也晚而事佛誦蓮經皆千過嘗問法于圓照禪師師名之曰守安年幾七十而卒既得疾卽屏藥餌書佛頂呪焚之灰爲丸并以然燈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懷中然燈如法也因起坐誦大士名號久之而化既小殮視其手指屈結皆成印相佛徒歎服沙門爲不可及張文潛學士爲墓志首記其事

范祕丞

范世京字延祖龍圖公之子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應天府柘城簿和州歷縣令時龍圖公出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親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豈忍曠年失定省耶既而龍圖公捐館扶喪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不絕行道之人莫不嗟惻服除知秀州海鹽縣勸民孝友睦婣及耕桑之事治聲動浙右熙甯初朝廷銳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廣惠倉至京師論不合乃辭歸舊治海旁之民間公復來驩呼鼓抃已而有疾乞以本

官歸田里乃卒詔授祕書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鄉與樂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議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園亭以文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閻邱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岵爲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于廣化寺又有朝議大夫王琬承議郎通判蘇溫與馬上賦詩爲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爲吳門盛事元公少

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閒延賓談笑豁幽關閨門歌舞尊疊上林屋烟霞指顧閒德應華星臨穎尾年拘皓髮下霜顏昌花美酒疏鐘永坐見斜暉隱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瀟灑上賓閒金地無人晝閉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閒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章牧以五日開宴故上詩皆及之

顏夫子

顏長民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子采爲孚亦相繼擢高

學海類編
科孚字君用終提舉常平爲字仲謙終嚴陵守孚字瑞
中崇觀閒有聲于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皆目
之爲顏夫子人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旣登第滕樞密康
許嫁以女尋卽下世

信義縣

崑山在蕭梁時分婁置縣號信義屬信義郡大同初分
信義置崑山焉華亭舊亦爲蘇之屬邑或云嘗割崑山
之境以縣華亭今華亭亦有崑山時人嘗以片玉比機
雲兄弟而以此爲北崑山縣舊有城古圖經云在縣東

三百步今謂之東城者是也近歲耕者于薦嚴寺田中
得城磚甚多及箭鏃以銅爲之識者疑其爲春秋時物
今縣之西二十里許有村曰信義如婁縣之存舊名也
俗遂訛爲鎮義汴人龔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于是村
之南因插銀杏枝活時人異之目爲遇仙云

李無悔

李無悔名行中本雪川人徙居淞江高尙不仕獨以詩
酒自娛晚治園亭號醉眠東坡先生與之游夜以詩贈
之無悔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圖

學海類編 卷四
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詩名又賦佳人嗅梅圖云蠶眉鴉髻縷金衣折得梅花第幾枝嗅盡餘香不回面思量何事立多時其詩意尙深遠大率類此

蟹

吳之出蟹舊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又陸魯望集有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又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縱其所之今吳人謂之輸芒

圓照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巖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往造其室中守門者莫能過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竊聽之者聞圓照末後一語云汝今幾甲子矣答云八萬四千恆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四千恆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麼生道人拂袖而出云錢大錢大又待瞞人也當時疑圓照爲吳越後身道人爲洞賓

郊正夫失鶴詩

正夫童時作失鶴詩云久鎖冲天鶴金籠忽自開無心

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陪鸞
鳳侶僊島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黃姑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有織女
牽牛星降于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水湧溢牽牛因不
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鄉人異之爲之立祠按
荆楚歲時記黃姑者河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
聲爲黃姑潘子直云亦猶牽落之語轉呼爲牽郎耳鄉
人因以名其地見于題詠甚眾東樂府云東飛伯勞西

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云黃姑織女相去不
盈尺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
女耿耿遙相望劉筠內翰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
黃姑織女期其它不能盡載雖非指此黃姑然得名之
由亦可類推祠中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夫多避地
東岡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于壁閒云商飆初至月埋
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對斯
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禱祈之閒靈跡甚
著每至七夕人皆合錢爲青苗會所收之多寡持杯玳

學海類編
問之無毫釐不驗一方甚敬之上有廟記今不復存矣

孫積中

孫載字積中其曾祖漢英仕錢氏嘗爲蘇州崑山鎮防
邊使故爲崑山人公初岐嶷如成人既學爲師友所推
譽治平二年進士及第爲河中府戶曹更三守皆立威
嚴者公獨與之爭曲直矯矯不少下終以此見知或稱
薦之中書檢正官察訪關中辟公爲官屬公務欣助之
亦不苟與之合乾祐縣去永豐最遠青苗法行乾祐不
以予民察訪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還言邑小民貧

其徒以黍麥博易爲生且法之初民未知稱貸于公家
爲利令無罪且還其任用薦者遷官知湖州德清縣公
聽斷精明不專任刑罰開說其是非出于至誠訟有累
年不決者聞公一言感悟相捨去熙甯八年吳越饑獨
縣中熟公勸大家乘時倍糶得米一十餘萬斛明年春
米價騰踊公平其直使糶賴以全活者至不可數計其
他便民者別有十數事德清人至今德公又用薦者遷
官知考成縣官制行換奉議郎其治考成如德清於是
日也以最聞縣四鄰皆重法地素饒盜公明常格嚴保

學治類編
伍奸無所囊橐一日都監與尉來告盜集境上將以上
元掠近郭至期公張燈與其僚樂飲許民嬉游不禁夜
如故事盜測遂遁去迄公受代亦無復鼠竊者府界提
點薦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繼上公治狀神宗出氏名付
中書蓋欲用公矣未幾除廣東路常平召見便殿以遣
之二廣使者春夏例簡出公至則犯隆暑徧行所部宣
布德意哲宗卽位轉承議郎諸路常平官廢公赴吏部
授通判陝州移廣東轉運判官于是公去嶺五年矣吏
有常不快于公者頗欲棄官公聞而慰留之乃舉焉紹

聖初復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知海州已而除
沂州興學養士走書幣招禮宿儒爲學者帥表治務大
體遷朝奉大夫知婺州移淮東路轉運判官又移淮西
路提點刑獄徽宗卽位遷朝請大夫知亳州言者謂公
嘗附薦元祐黨人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卽歸崑山日與
親戚閭里置酒棊弈道故舊爲樂任且滿本路使某等
言公先朝所選擢名在循吏年雖高精力幸未甚衰願
使再任以示優老之意詔從之大觀中遷朝議大夫未
幾公亦自上章乞守本官致仕公體素無疾先一月至

其先人墳隴徧謁諸所往來者若將別然既亟呼妻子
與訣屬以後事問日早晏盥手焚香卽寢而逝享年七
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資樂易於吏治尤所長使四路
典三大郡咸著循跡每遇物無忤害所至汲引其屬士
大夫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多知名且貴顯於世者自少
喜讀易慕唐人爲詩著易解釋五卷文集五十卷藏於
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猶子風流翰墨名著一時後客

於吳門嘗有所受在京師爲岐公強畱之逾時不返因
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筍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
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
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效古
樂府藁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其歿也丁永州注葆
光祭之有云爽秀豪拔出於天資談經詠史博識周知
文華自得務競時古格近體率意一揮金玉鏘揚組
繡陸離世俗所得特其歌辭又云生習華貴不見艱巖
徘徊胝閣出入鳳池乘興南游曠達不羈朝賞夕晏選

學海類編 卷四
勝搜奇擺脫冠裳卻去輪蹄不驚榮辱不妄是非擾擾
萬緒付于一卮頽然終日去智忘機王之爲人于此可
見矣

著作王先生

著作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父
仲舉徙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吳縣橫山桃花塢誌其墓
者江公望書其誌者陳瓘也先生爲人清純簡易達於
從政有憂時愛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高宗駐蹕平
江守臣孫佑薦於朝賜對前後所上疏劄類切于時宜

聖諭以通儒目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兼史館
校勘遷著作佐郎受勅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與門
人陳長方楊邦弼講道于鎮澤如楊龜山尹和靖胡文
定皆深推讓吳中道學之傳莫盛于先生紹興二十三
年卒于家葬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門人章憲撰
誌吳中閩中皆祠于學其子大本兩浙安撫司參議先
生平生所著論語集解古今語說著作文集并高宗所
賜勅及遺像震澤記善錄至今藏于家子孫世守府城
德慶坊故居云

中吳紀聞卷第五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紀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人父侁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雲翁宓之妹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深得治身養心行己接物之道故其子亦爲道學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經日閉戶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又有漢唐論俱行

學海類編 卷五
於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羣號二陳

姑蘇百題詩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日月俸蚨錢
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烟波在欲問何人
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內艱遂家
于吳中樂其風俗之美安而弗遷因悟夢中所作幾于
前定嘗效白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居吳中既久土風
人物皆深詳之又作姑蘇百題詩每題箋釋其事至今
行于世

范祕書

范雱字伯達予之同舍也嘗試禹稷顏回同道論先生
見之以爲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譽于太學學者至今以
爲模範入館除祕書郎今參政公卽其子也

張子韶與周煥卿簡

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
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价
齎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悚然生敬前輩恤
朋友之難每每如此范忠宣公之於石曼卿蘇文忠之

學海類編 卷五
於李方叔同此一念也今錄其書于後以警薄俗云九
成頓首日候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卽辰孝
履多福九成此閒學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劉益秀
才在此多時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之
助公今付去半則銀三挺錢二十五千足掩子內角子
有九成親批字紹宗三字及兩頭有如此二字及封印
今遣去親隨兩人便令歸也齋去此物時已焚香對諸
聖願公無障難幸見悉也他節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蝦子和尙

承平時有蝦子和尙好食活蝦乞丐於市得錢則買蝦
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羣
蝦皆遊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郭家朱砂圓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
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昔荷相接之勤
以藥一杯爲報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呷
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朱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
世爾郭氏竟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

之後絕無有買之者

陳了翁鱸鄉亭詩

陳文惠公畱題松陵詩其末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
屯田郎林肇爲吳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鱸鄉名之了翁
初至吳江薄嘗爲賦詩云中郎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
賦卒章葦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
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閒傍
畫欄旁了翁筮仕之初已無戀官職之意矣

起隱子

季父諱況字濬之登崇甯五年進士第再遷入館八年
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惟季父與蘇元
老在庭爾當時號爲龔蘇葉石林俊聲籍甚嘗爲文字
交其他所與唱酬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豐甫張敏叔
亦皆一時名士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有文
集三十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季父詩
格清古如詠劉伶云逃名以酒轉名高醉裏張髯罵二
豪日月已爲吾戶牖何妨東海作醇醪九日云家家高
會錦模糊誰信貧家菊也無多謝東鄰送醅至旋于籬

畔覓茱萸自古誰無九日詩詩成須道菊花枝直饒無
菊何妨醉野蓼村葵總是題遊天峰寺云杖藜高踏半
山雲不見此山知幾春異時人物凋零盡只有青山似
故人午謁愚安寺云寒食都來數日閒顏卿家帖到今
傳此公剛鯁無情甚到得春時也自憐送唐大監云東
門相別又相逢轉覺衰顏一老翁子約重來我方去滿
庭黃葉正秋風古樂府云妖嬈破瓜女爭上秋千架香
飄石榴裙影落薔薇下牆外見鴛鴦雙雙春水塘歸來
情脈脈無緒理殘妝其他如貪山借船賞嗜酒典琴沽

閒多卷滿新成句懶極牀堆未答書客疏閒吠犬庖置
割啼雞得句怕難續避人長轉多山色秋難老池光夜
不昏此類甚多

閻邱大夫

閻邱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爲太守與之往來
甚密未幾掛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爲九老之會東坡過
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爲公作也公後房
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
邱到虎邱卽到閻邱

寶嚴院

常熟海隅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于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道遙詠及聖惠方于寺中有淳屠七級極莊嚴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泗州僧伽塔爲第一此爲第二至今尙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韋蘇州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卽酈善長注水

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周內相洪道嘗折衷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間地形雖分而未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于東坡

方子通紅梅詩

方子通紅梅詩膾炙人口詩云清香皓質世稱奇漫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散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范無外

學海類編 卷之六 遊覽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之姪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少負
不羈之才工于詩詞不求聞達士林甚推之所居號范
家園亭安貧樂道未嘗屈折于人石監簿存中有園亭
在盤門內嘗往謁之不遇題于壁閒云范周來謁石存
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頭拜狗作烏
龍方賊起郡中令總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無外率府
庠諸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于其上云自古
輕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
書生作夜巡郡將聞之亟爲罷去盛季文作守時頗嫚

士嘗于元宵作寶鼎現詞投之極蒙嘉獎因遺酒五百
壺其詞播于天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嘗權舟訪郊
子高于崑山一日酒酣題于絕頂云萬疊青巒壓巨崑
四垂空闊水天分夜光寒帶三江月春色陰連百里雲
桂子鶴驚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間不將此境憑張孟
三百年來屬老文

綽堆 避御名改曰
堆卽今綽墩

崑山縣西樓里有村曰綽堆故老相傳云此乃黃番綽
之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語

陸彥猷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眾推爲鄉先生出其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枏朝議錢觀復郎中皆爲時顯人徽宗卽位下詔求直言公因廷對與雍孝開輩皆力陳時政闕失喝名曰有旨駁放孝開立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無罪今詔墨猶未乾奈何以直言罪人衛士怒孝開唐突以拄斧撞其頰數齒俱落凡直言者盡摔出之大觀末彗星見旋見收復時雍公已不能語止賜六字道號居神霄宮彥猷欲赴京師已卒

其孫端成字天錫就特奏恩

時上書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諺詞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人招是駱賓王并洛陽年少自訟監宮并岳廟都一時閒了誤人多是誤人多誤了人多少

翠微集

崑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爲詩所著號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臘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勤姑蘇一萬披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

學海類編
邑宰蓋嶼亦有讀翠微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
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甯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
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遂卽縣學之東
隙地以次而爲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爲比鄰謂
之生老病死

邾子高

邾僑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負材挺特與范無外爲忘形

友鄉人至今推之謂之邾長官晚歲自號凝和子崑山
上方有層屋曰翠微子高多游歷山中嘗賦詩云行客
倦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曲沼淡
寒玉橫山鎖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訪凌峰賢
上人云步入凌峰閣尋師師未歸凭欄寂無語惟見白
雲飛簡公約有素琴堂又爲賦詩云素琴之堂虛且清
素琴之韻論杳冥神閒意定默自鳴宮商不動誰與聽
堂中道人骨不俗貌龐形端顏瑩玉我嘗見之醒心目
甯必絲桐絃斷續嗚呼靖節已死不復聞成虧相半疑

學海類編
昭文阮手鍾耳相吐吞素琴之道詎可論道人道人聽
我語紛紛世俗誰師古金徽玉軫方步武虛堂榜名無
自苦

鄭應求相

予年二十時三舍法行與鄭君聘應求同在郡庠應求
精于人鑑同舍皆爲其品題嘗見唐輝子明以手附其
腰曰異日金琅璫無疑矣子明面大發赤一日顏仲謙
過鄰齋應求指以示余曰此公蛇行居官必尙猛乘閒
又語余曰吾友乃一壽星頗類應逢原但得其半耳然

亦可銀琅璫眾皆未以爲信後二十年仲謙守嚴陵頗
有郢都之風後三十年子明躋法從後七十年予始拜
牙緋之寵其言無一不驗應求亦甚有文聲

獄山

太湖中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
備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霜雪威二獄東西鎖翠微彷彿
鄴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園扉

王學正

王彥光察院之伯祖諱偉字康國居太學有聲鄉人謂

之王學正識與不識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以累試不利日游適其中讀書自娛其持身治家甚嚴鄉中率以爲法彥光自幼知讀書乃學正公之訓也生平無子葉大年挽之云書劍當年游上都賢關蟲篆校諸儒文華燦燦九苞鳳俊氣駸駸千里駒妙質競誰揮聖漫白頭空此死樵蘇遺編殘藁應猶在搔首令人益歎吁又云遺文膾炙在吾鄉賦罷誰能少薦揚聲迹有妻先蝶夢行藏無子付緝方雲蘿烟薜新泉宅秋月春花舊野堂交唱彩牋真翰墨幾人知爲寶巾箱逸野堂至今尙存

王氏舉族祀之不絕

范文正公爲閻羅王

曾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夢還家急令開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因問之曰何忽促如此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爲尙在冥閒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死之權旣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爲此官耶

吳縣寇主簿詩

學海類編
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閭門外小寺中壁閒有題一絕云
黃葉西陂水漫流籬籵風急一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
人語雞聲共寸邱石林極愛之但不書其名氏因問寺
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寇名寶臣徐州人
善作詩文從後山先生學其源流有所自來矣

盤溝大聖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禱祈置之
掌上吉則拜凶則否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村中
有漁者嘗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它莫能之僧云

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奈何
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
售之直亦以千錢爲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
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託此以度人耶

魏令則侍郎

魏憲字令則與其弟志則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徽廟
朝爲東臺御史入侍經幄論思獻納爲多又代言西掖
得溫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久之除顯謨閣學士知
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禮部送之詩云炎祚無疆

學海類編
越萬齡如何裔虜尚憑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韜鈴
要孔明劇盜已分齊鉞定瑞星行指泰階平呼韓朝漢
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

圖經刊誤

舊圖經云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松岡福山岡竝在
吳縣界今次第而數之其上之四屬崑山下之三屬常
熟言其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遼絕續圖經曰太和宮
在盤門之外其地唐相畢瑊之別業也切詳畢瑊未嘗
爲相爲相者乃畢誠也瑊與誠兄弟爾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
父呼至其家以祖姑聲音禍福扣之云此婦人他日必
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干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
夫以其語下太奇眾皆唾之論命未竟適有捷夫過門
報省榜者王父急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爲人焦蹈旣入
見瞽者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骨否曰
熟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眾
皆曰焦已爲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有自京師來者

學海類編
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
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
得旨方成禮其言無一不驗

壓雲軒詩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壓雲軒邑士胡清嘗賦詩云誰
建危亭壓翠微畫簷直與暮雲齊有時一片巖隈起帶
與老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柏數株又賦詩云栽傍巖隈
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端它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
保歲寒後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

其人厚禮以待之既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興初爲
參知政事卒門人謚爲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
誥皆用尙書體天下至今稱之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
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溪孫蘭陵四人耳孫嘗自評云
某之視浮谿浮谿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忠惠
亦然識者以爲確論公素儉雖身歷兩府奉養甚于貧
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論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閒

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于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于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公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儻儀有旨令撰文是日辰巳閒中使送篇日至午後亟督索進呈數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難得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冗官爲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石林頗怪之子切謂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視其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

佳作也

白雲泉

天平山有白雲泉雖大旱不竭或云此龍湫也唐刺史白樂天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閒何必奔流下山去又添波浪在人閒蘇子美嘗至山中爲賦長篇范貫之亦有和章

謂三命

謂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雞已就死者則卻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數

學海類編 卷五 遊覽
十活雞自隨聞其聲咿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爲常後
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王家虎
邱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詞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別銀燈皆寓勸世
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
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
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
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臞菴

吳江王份文孺自號臞菴嘗築圃於松江之側方經始
時文孺下榻待余延畱數月見買樹作址計三百萬錢
圃成極東南之勝後湖蘇養直嘗賦詩云王郎臞菴摩
詰詩烟花遶舍江遶籬石渠東觀了無夢筆牀茶竈行
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顧有今天隨灣頭蟹舍豈
著我請具簑笠懸牛衣又爲文孺賦草堂云笛弄松江
明月簑披笠澤歸雲若話青霄快活五侯何處如君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
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游五湖潛過于此因遣人馳書
招文種大夫自此名之楊備郎中詩云霸越勲名閒世
才五湖烟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
來

蛇化爲劍

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旁忽見青蛇
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揮之上之半躍入草中不復可尋
徐觀其餘乃折劍也至暮欲持歸亦不復見方子通有

詩具載其事

衛月山因筆錄云匠門外干將墓土人取作竈無蜣蜋竈雞

賈表之

賈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孫青之子頃倅平江時朱
勔父子方出入禁中竊弄權柄一時奔競之流爭持苞
苴惟恐無門而入賈獨疾之甚嘗有詩云倏忽何六十
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
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其志尙亦足嘉矣
勔之子爲浙西路分司有賜帶之寵賈亦同時衣金
紫服旦日適相會于天慶朱虞兵見賈所佩魚熟視

之賈勵聲吐之曰此是才力得來非緣花石之故左
右皆錯愕朱甚訝之爲其所擠賈竟停任

易承天爲能仁寺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爲名者竝行禁
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悉合
革而正之然尙有以天爲稱者切慮亦當禁止其後又
有以龍王主玉字不當言者亦請遏絕前後共禁八字
遂易承天爲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則
重加之罪雖橋梁有爲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舍

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

季父倅興仁日一太

守曲意奉行盡取諸寺觀藏經命
剪去所禁八字未幾而太守卒

章戶部

章緯字伯成莊敏公之子莊敏教諸子甚嚴恐其縱肆
閉致一書室中故緯與綜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禮
部取緯之姪女召爲校書郎日緯以詩餞之有船尾淮
山青未了馬頭隨柳綠相迎之句孫仲益甚喜之晚年
詩律益高濶淳雅健得唐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
家終戶部郎中

學海類編
王教授祭學生文

慶歷中郡學既建養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陽二江忘其名肄業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時王逢會之爲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維慶歷七年歲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乙卯蘇州州學教授王逢率同舍謹以香酒果實致奠化冥紙告祭于學生建陽江君之靈人固動物爾氣完則在氣散則死生與死吾不得而知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在焉得以異諸物善而夭爲得不死惡而壽爲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數千里旅吳學以道

義爲身謀於善無所負今天去吾得謂子不死矣夫旅而死無親戚左右爲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啓而手足比無助者爲多同門生幾百員爲子哭不爲孤其亦善德之召與子魂氣何所之吾以子有死生之別旅襯舉而望涕不知其所從哀哉尙享

沈元叙滄浪亭詩

蘇子美獨步游滄浪亭詩云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有時載酒只獨往醉倒惟有春風知紹興初崑山沈東元叙嘗游其亭賦詩云草蔓花枝與世新登

學海類編
臨空復想清塵只今惟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程
致道和張敏叔游滄浪亭詩云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
猶想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卻笑張羅事已陳皆寓
感歎之意

中吳紀聞卷第六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紀

西樓詩

紹興中郡守王煥顯道建西樓賦詩者甚眾獨耿時舉
德基爲擅場其詩曰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
峩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
壯天迴欄干夕照多四百年來無妙手要看風物似元
和德基他文稱是居太學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達

郭章字仲達世居崑山自幼工于文游京師太學有聲
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云菽水年來屬未涯羞騎款
段出京華漲塵回旋風頭緊綺照支離日脚斜掠過短
莎驚脫兔踏番紅葉鬧歸鴉不堪回首孤雲外望斷淮
山始是家俄又賦一篇云也知隨俗調歸策卻憶當年
重出關豈是長居戶限上可能無意馬蹄閒中原百變
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閒倘有寸功裨社稷歸來恰好
試衣班其詩傳播一時後以守城恩拜官被知己薦居
師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于京師年四十餘無子

凌佛子

凌哲字明甫與余同肄業郡庠誠實君之子也紹興中
爲正言上疏論秦氏親黨因緣得科第有妨寒素進取
之路公論甚與之累遷至吏部侍郎後以敷文閣待制
通議大夫致仕年八十餘而卒公處己以謙待人以恕
雖身至從班不啻如寒士非時未嘗輒至郡中終年無
一毫干瀆書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爲羣小聚會之地公
與賓客談話甚苦其誼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復然公不
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目之爲凌佛子

崑山學記

程詠之宰崑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修治郡庠張無垢爲作記欲鐫之于石或謂無垢記此以諷朝士尋卽已之今橫浦集亦不載因附見于此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聞爲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有社壇齋所掩蔽於前沂乃移於社壇之西闢其門牆廣袤十餘丈又

以東隅建學門周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於乎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嘗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以告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願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于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爲師當學孔子之學非爲博物洽聞絺章績

句高自標致視四海爲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
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篋于渡河賦萬言于
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熟誦孔子若
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灑掃應對之說孟子徐行
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
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
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后而事竇憲而附王叔文此吾
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爲何如其不然
當明以教我

王唐公

王綯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爲御史中
丞虜犯維揚車駕南渡公扈從以行東宮初建以資政
殿學士權太子少師未幾拜參知政事力丐奉祠御書
霖雨思賢佐一聯賜之紹興七年薨于崑山僧舍年六
十四謚和子陔公爲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宣和
乙巳策士于庭公爲詳定官多取議論剴切者置甲科
建炎己酉虜寇深入公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以爲然
已而虜犯維揚終無策公自建康扈從至臨安道由鎮

江從容奏陳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也卽命賙其
家官其子車駕幸會稽時韓世忠邀擊虜寇歸騎于楊
子江公議遣兵追襲俾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議不合
遂求去公雖爲執政其家貧甚每以祿不及親自奉儉
薄仕宦二十年無寸椽可居自奉祠後居崑山惠巖僧
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于寒士天性仁孝賙恤姻
族無所不至俸入之餘買田贍給其孤貧者又爲之畢
婚冠喪葬平居無他嗜好惟讀書爲樂其文溫潤典雅
深于理致於死生禍福之說尤所洞達其寢疾也家人

召醫且欲灼艾公曰時至卽行畱連無益薨背前二日
書戊戌字示左右屬壙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公
所製述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卷
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內典略錄
百卷

顧景繁

顧僖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歸聖終龔州太守
其父彥成字子美嘗將漕兩浙景繁雖受世賞不樂爲
仕閉戶讀書自娛自號漫莊又號癡絕嘗注杜子美詩

其他著述甚富所與交者皆一時名士鄱陽張子微彥
實擴以詩聞天下景繁結爲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
送顧景繁暫歸浙西詩云牆頭飛花如雪委牆根老柳
絲垂地春正濃時君不畱山路曉風鳴馬箠濤江入眼
浪千尺想見吳儂問行李田園久荒慢檢校親舊相逢
半悲喜行朝諸公訪人材故人新賜尙書履袖中有策
則可陳君亦因行聊爾耳又他詩稱譽景繁不一如云
顧侯風味更嚴苦家貧闕辦三韭菹龜腸掌突五千卷
底用會萃箋蟲魚又云虎頭文字逼前輩袞袞顛蒙分

尺素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鹽車追蹇步景繁隱居五

十年享高壽而終

子美除漕到蘇道過南峰山拜先都
官墓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巡尉護送

至山中親題于亭之
壁予視景繁爲中表

慈受禪師

慈受禪師深老靖康閒往靈巖學徒甚尊之平生所作
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于世嘗自爲真讚云
自顧箇形骸舉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觸事皆成就醜
翻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
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座慈受舉似云靈巖上元節

且與諸方別只點一盞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光明長皎潔雨又打不溼風又吹不滅大眾畢竟是甚麼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峰瑰老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瑰老靈岫高峰咫尺閒青松長伴白雲閒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

師名懷深

蔣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蘇蔣公希魯將致政歸文恭公頃爲諸生嘗受學于蔣因卽其居第表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謂文恭曰此俚俗歆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于故人也願卽徹去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營繕已嚴乃資其嘗獲芝草之瑞改爲靈芝文恭公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人所畏而其識如是固無足疑非吾所及也

孫郎中

孫緯字彥文擢進士第仕至尙書郎爲人誠朴好以俗下語爲詩文而多近理秦師垣生于臘月二十五日嘗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髯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閒祭竈時師垣甚喜之公精於本朝

學海類編 卷六
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無不通曉嘗著本朝人物志行于世

潘悅之侍郎

潘兌字悅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徽宗朝爲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嘗往來于滄浪之上飲酒賦詩延款竟日悅之無子姪民贍工于詩與季父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郇公之裔後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

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州北兩地屹然輪奐相望爲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與余皆隸業郡庠又以同經聚于一齋良弼試上舍義題自假樂君子顯顯令德至于祿百福子孫千億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旣貢京師道由南徐訪一日者揲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于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雁一入雲中一爲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

以爲不然既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
罷舍法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卽欲盡寫舊所作
同舍曉之云文格與今不同矣用之必不驗良弼深以
卦影之言爲信竟書之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
黜獨良弼得之廷試計撰著時適滿二十年之數

王彥光

王葆字彥光擢宣和甲辰第崑山自郊正夫登科後有
孫積中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光擢第時吳昉
博士適爲邑宰有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頽風賈三千人

之餘勇紀其實也紹興改元天子廣開言路講求賢良
等材彥光時主麗水簿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
其末以儲嗣爲請語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無事海
宇晏然而范鎮等爲國遠慮其所納忠急急在此况當
今日國步艱多人心易動強虜未靖羣盜陸梁天下之
勢危若綴旒而甲觀之崇未嘗流慶中外惴恐此爲甚
急因願陛下爲宗廟無疆之計廣求宗室之中仁明孝
友時論所歸者歷試諸事以係人心執政讀而奇之彥
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

時主宗正寺簿上書于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古宰相
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
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太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
政于君而啓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
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
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
爲周公乎惟閣下所擇益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郎
彥光旣丁內艱服闋居舊職一日益公語彥光檜待告
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敢

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嘗記紹興八年某爲宰相時公
以書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
老不問親與疏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
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
益公薨出知廣德移漢州終浙東提刑彥光歸鄉教誘
後進終日論文不倦其所成就甚眾所學最長于春秋
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兩卷方姪嘉彥登第參政范公
嘗作公挽詩云喻蜀三年戍還吳萬里船雲歸雙節後
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傳一邱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

必更凌烟某者悲離索公乎又杳冥門人辨韓集子舍
得韋經此去念築室空來聞過庭路遙人不見千古泣

松銘

彥光監裁甚精李樂菴爲布衣時流落兵火之餘一
見以爲佳士妻以女弟今參政周公初登第時愛其
博洽卽納之爲壻二公尋卽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
動當世人于是服其知人至非從其學者亦能第其
科甲之先後無一不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稱
歎以爲不可及

狀元識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
夕聞有風雨聲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淳熙辛
丑黃子由遂魁多士夷亭雖去崑山不遠舊無潮汐紹
興中方有之猶不及二十里外李樂菴嘗見一道人云
潮到夷亭出狀元後以此語葉令子強因作問潮館識
其語今已過夷亭矣但未知于何時然潮汐起于崑山
邑人必有以當此識者

四幡之助

學海類編 卷六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後遇生朝則捨幡於寶積寺刹柱
歲率以爲常時曾王妣之越上畱其壻顧沂大夫家大
父往省之夜宿于蕭山渡繫舟于一古柳之下終夕爲
之安寢拂曉舟師大驚四顧皆巨浸舟齊于木之杪須
臾水退獨免漂溺是夕王妣夢艤舟之地有四黃幡覆
其上方有疑于心王父既歸言其事因屈指計之已歷
四生朝矣

吳仁傑云龔浩字子正往蕭山訪顧沂舟值水發比
到家其妻云向夢有黃幡六首罩一舟龔問其日正
水發之夕也蓋嘗以生朝施二幡于承天寺不染塵
觀音殿凡三歲矣適如夢中之數云按吳氏感應錄
所記微有不同當以此說爲是然不染塵觀音殿乃
是在城報恩萬壽寺今北寺也

樂菴

樂菴在崑山之東南六七里李公彥平游息之所也公
本江都人紹興初避地居此嘗爲溧水宰以德化民四
年無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事除知溫州
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遷樞密院

檢詳高宗屢引見僧徒談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思所以愛人利物之道卽坐禪也何必他求乎俄以引年掛其冠而歸遂卽菴廬而居之自號樂菴安叟居年餘上愛公精力不衰詔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貢舉因革去險怪之習文體爲之一變而所得多一時名士因上疏論后戚不當居樞筦之地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

就復上請老之章時王仲希呂行爲右正言亦力彈之莫儕子齊爲給事中不書黃周洪道直學士院不草制皆遭遷逐布衣莊治嘗作四賢詩公道學精通且樂于教學者嘗誦康節語以告人曰學爲人之仁學爲人之事所以教人者率不外于是中年以後絕欲清修唯一蒼頭給事年幾八十視聽言動雖少年有所不及菴之左右皆植修竹經史圖畫滿室忽旬餘不食屏醫卻藥終日燕坐一夕親作手簡徧別親舊仍命其子不得齋僧供佛書訖倏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號樂菴集又有

易說語孟說若干卷

吳江詞

建炎庚戌兩浙被虜禍有題水調歌頭于吳江者不知其姓氏意極悲壯今錄之于後平生太湖上短棹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簑銀艾非吾事邱壑已蹉跎膾新鱸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兵戈欲瀉三江雪浪淨洗烟塵千里誰爲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

徐望聖

徐師回字望聖師閔之弟嘗爲南康太守作直節堂蘇黃門爲之記以爲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爲物所撓雖松柏竹箭之堅不能自保惟君能遂其直求之人蓋不待文王而興者黃門未嘗以言假人其推重公如此子閔中孫林兢曾孫藏

羊充實

羊充實舊與予肄業郡學其爲人好崖異且很復一夕同舍對牀劇談充實偶以言侵眾遂相率聯句戲之云

學海類編 卷六
彼美羊充實彎彎角向天口內餐荷葉尻中放瑞蓮細
毛堪作筆麤毳可爲氈子貢雖曾愛齊宣不見憐其它
不能盡記充實見諸公更相應答機鋒甚銳遂哀鳴不
已自是處眾和易待人亦有禮諺所謂菱角雞頭之說
信矣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姑蘇白劉白韋爲太守時風物雄麗爲東南之冠乾符
閒雖大盜蠡起而武肅錢王以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
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蜀錢氏常順事中國

本朝既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
蓋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
平時泰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甯海鎮東軍節度使錢
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縉爲
蔡京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卽吳中置獄連逮千
餘人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
聒囚鼓州民目所未睹莫不爲之震駭獄旣不就又遣
三御史蕭服沈畸姚忘其名重按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
窺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非太平氣象故其後有建炎

學海類編 卷六 遊覽
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羣聚皆唱云沈
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彝老

之彝老外岡楊氏子名則之字彝老嘗學詩于西湖順
老學禪于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元談參
同契俱行于世嘗作早梅詩云數萼初含雪孤清畫本
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
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殘又雪齋觀梅詩云荒園晚景
斂寒烟數朶清新破雪邊幽豔有誰能畫得冷香無主

賴詩傳看來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晚十分
終更好靜兼江月淡娟娟

紀異

盛章季文作守時樵樓一夕爲火所焚有得其煨燼之
餘者欲析而爲薪見其中有大吉二字遂聞之于朝又
郡學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于州因作瑞石放光
頌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忽爲雷擊其柱火光異常東
壁額上遺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
置之中庭詰朝視之無有

朱氏盛衰

朱冲微時以買賣爲業後其家稍溫易爲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遇春夏之交卽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詣延壽堂病僧日爲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閒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

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于真揚楚淮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交越勔旣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于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卽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嘗預內宴徽

學海類編 卷六 遊覽
宗親握其臂與語勸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指此臂竟不
舉弟姪數人皆結姻于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眾盤
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爲幙帟帶
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畦
子藝精種植及能疊石爲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
是者不可以數計圃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
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路者朱設酒食招邀或遺以簪
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勸敗檢估其家貲有黃發
句者素與勸不協旣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

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
謂牡丹者皆析以爲薪每一扁榜以三錢計其直勸死
又竄其家于海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諺
詞云作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時將介
保義酬勞反作了今日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
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曰疊假山
得保義幙頭上帶著百般材氣作模樣徧得人憎又識
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疊更疊箇
盆山賣八文十二初勸之進花石也聚于京師良嶽之

學海類編
上以移根日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卽槁瘁時時欲
一易之故花綱旁午于道一日內宴譚人因以諷之有
持梅花而出者譚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
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
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
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太
學生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紹興中坐趙忠簡公所

引忤秦丞相意罷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運使日嘗
按秦之妻弟王昌秦婦大銜之俄有將兩浙漕節者密
受諷旨誣劾公譏議均田良法安置興化軍秦死放還
除戶部侍郎事載紹興正論

無菴

崑山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爲僧參請勤至一日
行靜濟殿前偶撞其首於柱閒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
光彩飛動而全自不知也自此徧走山林道價日增後
往湖州道場山號無庵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謔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與衣服相類法甚嚴人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叫保義

周妓下火文

崑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薇作守時周忽暴死道川適訪紫薇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

惜許大眾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脣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怪臉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眾還知歿故某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烟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諧謔

雞冠花未放狗尾葉先生

嘲葉廣文

三閒草屋田中舍兩面

皮韁馬轡丞

田馬自相謔

冬瓜少貌猶施粉甘蔗無才也著

緋猜護婦人富數行文字那箇漢書一簇人烟誰家莊

子筵上枇杷宛類無聲之樂草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

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鏡上跌錢銅

聲相應馬前斷事鞦韆上治民鉏耨觸槐死作木邊之鬼

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滕達道與鄭毅夫對

思韓記

韓正彥字思德魏公之猶子嘉祐中知崑山縣崑山號為難理而公能以靜勝囹圄為之數空剗石堤疏斗門作塘長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萬頃部使者

以最上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三萬從近便輸于縣所造

塘餘村為倉廩以貯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畱為立生

祠作思韓記鑿諸石

徐氏安人詩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為其筆墨哇逕多出于杜子美而清平冲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為賦尤工有一文士嘗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呂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遠過也有詩集傳于世

吳中水利書

學海類編 卷六
三
遊覽
宜興士人單諤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之水潴爲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于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道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污下芟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今爲民居民田矣雖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損幾百倍耶今欲洩太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芟蘆之地遷沙村之民

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于所以通糧運隨橋拱開芟蘆爲港走水仍于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減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右中吳紀聞六卷凡二百二十五則宋宣教郎龔希
仲譔及其子昱所敘行實附後熊之外王父王君家
所藏前後散脫數紙先大父錄本以傳先大父既歿
熊于外家始覩元本缺帙比前甚多其後從人搜訪
綴輯竟無此書今年冬會周君正道于吳城寓舍偶
及此事周君以錄本見示所存二百條其餘亦皆缺
失遂得校正增補尙恨未完噫淳熙九年距今纔二
百年而書僅存于世先大父之卒已二十餘年猶未
獲其全非區區畱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士

學海類編 卷之三
遊覽
君子著述將垂不朽其傳之難必也如此豈不可惜哉因爲記其大略以示來者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之吉武甯盧熊記

吳中風土人文范文穆公吳郡志無餘憾矣崑山龔希仲又攷新舊圖經及地志不載者曰中吳紀聞命次子昱釐爲六卷自叙云効范忠宣公東齋紀事暨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于人耳卽中援引詩句居十之五往往借說詩寓感時索隱之意其卷首載范文正公條陳急務十條且云抱負奇偉不容不

見於設施自非聖君賢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殆亦蹭蹬名場昌黎所謂不得其平而鳴者歟二百年後武甯盧熊修蘇州府志輒取材焉讀其跋可想見其尙友深情云或曰字熙仲宗元之曾孫父況與蘇過齊名于朝人號龔蘇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閒年九十二臨終預知時至遺命二子冕昱曰母設仙釋像于柩前供一花一水誦論語孝經足矣其孝行詳本傳虞山毛晉識

傳云明之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曰

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夜禱于天乞減己丑五齡以益李壽灼香于頂者七聞腦中有爆裂聲不爲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亡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以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于人竟護二喪以歸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

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記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敕監潭州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奉直大夫林振等舉明之鄉曲儒宗經明行修議論操履眾所師法而窮居在下先是淳熙二年慶壽赦文內孝行節誼著于鄉閭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錄時參政錢良臣謂明之無吏考難之吳仁傑曰公試與丞相敷陳必能動上聽良臣問故仁傑曰

龔君頃以至行能動上帝是以知今日必能動人主
因具言其事良臣爲之竦然果得旨超授宣教郎致
仕仍賜緋衣銀魚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年幾八十德
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二老明之平
生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唯一誠字
嘗附益山谷語以省喫儉用號五休居士

